

大學衍義卷第十八

格物致知之要二册人

秦二世立以趙高為中令尚也常侍中用事二世燕

居召高謂曰人之居世間猶馬六駟過決隙也吾欲悉

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

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丘之謀公

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凡大臣又先帝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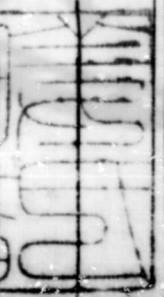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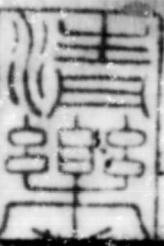
置也今陛下初立此旨怏怏不服恐為變陛下安得為

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

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

盡除主先帝之舊臣更也

信者如此則害



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

二世然之乃更

律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
公子十二人皆死咸陽市財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
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於是楚戊卒陳勝吳廣
等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爲侯王叛秦

臣按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昏淫
其君之心術然後已之志得行趙高之於二世欲
有以蠱之久矣一聞次子目窮心志之間即深贊
之曰此明主之所能行而昏主之所禁也夫兢兢
業業無遊無逸者堯舜之行也荒湛于色淫融于
酒者桀紂之行也高言正道反易昏明本不難照

蓋高之心欲二世盡除元朝舊人而專政於己故
因其間而極言勸誘之入深刑峻法翦滅六臣宗
室高之所自便也安枕肆意於淫樂此二世之所
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己之所便故高言一
進如石投水卒之刑戮之罪而怨畔起二世之身且
岌岌然猶燕巢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二世以
此敗亡世之人遂以高言爲鈎吻烏喙必殺人之
物然佞邪之臣以此蠱其君昏亂之主以此覆其
國者相踵也是明知其爲鈎吻烏喙必殺人之物
而甘心嗜之不厭也嗚呼悲夫

李斯對欲請諫二世不

曰彼賢人之有二

下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吾欲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柰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盜略地過去莫能禁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謂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裁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申子曰有天下而不睢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苦堯禹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

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且且督深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人間於側剛去声則流漫之志誣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與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故身尊而執重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丞吏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

臣按二世之問李斯即前之所以問趙高者也而斯所進說更甚於高排堯禹而進申商於是督責之法行而人無容足之地矣舉天下之人無所容

足而爲人君者欲偃然自肆於上有是理哉臣詎
斯高之言皆斷喪秦室之斧斤後世人主不可以
不察

趙高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世
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虎曰
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譜有
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
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
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
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屯皆決於高

臣按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

攬萬機日臨群臣如太乙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
所不被然後已得以諭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
昔姦臣欲其君之愚且闇者必勸之以深居宮省
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伏政令之得
失一無所覩然後已得以肆其姦慝而擠天下於
亡忠臣姦臣之分亦觀於是而已矣

高聞丞相斯以爲言乃見斯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益
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
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上不坐朝居
深宮欲見無間間音閉謂無事時也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
間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

上方門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是者三二世怒曰
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
豈少我哉少我謂以我年相也趙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
焉今陛下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欲望裂地而
王矣且丞相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
縣子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且相
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
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
觀觴音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
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二世信高恐斯殺之乃私告高
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

是二世以斯屬郎中令高案石斯與子由謀反狀榜掠
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
曰囚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侍中更
往覆訊斯斯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不
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
二年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已死二世拜高為丞相
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臣按此趙高誘斯而陷之也斯之姦詐豈下於高
者且墮高術中而不悟況二世之庸闇何惟其玩
弄於股掌間如嬰兒乎高之所忌者斯也斯死則
高之為田常也不難矣高乃反而言之吁可畏哉

斯死而高代之且創為中丞相之名內而宮禁外而軍國無不在其掌握中者二世之未為齊簡公直須時耳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嘿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後群臣皆畏高

臣按此高將為篡奪之事故以此嘗試群臣而卜其從已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群下不敢言則其為亂也孰禦事勢至此縱二世覺之亦無能為矣聖人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

也矣故有國者必防其漸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

下而章邯等數却秦將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

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

已屠武關漢高帝時沛公起兵以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

不朝見使其壻咸陽令閻樂等引兵入望夷宮高入告

曰山東群盜兵大至因劫二世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

右百官莫從乃召子嬰立之子嬰即位以計殺高夷三

族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嬰降項羽至殺之秦亡

臣按趙高之工為諛說二世必以為愛已也孰知其睥睨璽欲取而代已哉斯高之事具著遷

臣今剽取其略欲人主知姦邪情狀之若此而二
世信之其禍敗若彼庶為永鑑乎高本闕人臣今
不列于內臣之篇而叙於姦臣之首者以其姦凶
桀黠不可以闕臣視之故也恭顯之屬放此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二人皆宦者中書令僕自宣

帝時久典樞機樞謂戶之轉者機謂弩之牙皆物習

文法元帝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

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

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

持詭辯以中傷人詭辯姦詭忤恨睚眦恨睚眦怒目相

視貌怨之輒被以危瀆被加

臣按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
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
指意則無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
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
美珥所在請立以為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
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也則使同
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昭侯大
悅姦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
也石顯之見信於漢元蓋用此術

時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宣
帝清詔輔政望之堪以師傅舊恩數宴見言治亂陳上

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為然
事中漢制給事中為加官朝臣如此則入朝與侍中金
敞並拾遺左右拾遺謂人君言行或有遺失則取拾遺
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誼多欲所匡正上甚鄉納之
史高充位而已言但備位無所建明由此與望之有隙石顯亦與
高相表裏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臣按小人欲擠君子必固結有力者以為黨援然
後君子不得以自容史高外屬尊重而與望之有
隙故石顯與高相表裏以排之望之之見絀也宜
矣

望之疾恭顯擅權建白宜罷中書宦官由是大與恭顯
忤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勢為
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
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
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
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
先驗師傳驗謂考驗其罪也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
赦望之罪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臣按先朝名臣歐陽脩有言自古小人讒害忠良
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
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
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

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
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
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
傾之臣觀恭顯奏望之等一則曰朋黨二則曰擅
權以其實考之望之等同心謀國古誼正君安有
朋黨擅權之事而恭顯史高交相朋比專執政機
是乃所謂朋黨擅權者恭顯等有其實而誣望之
等以此名姦邪小人貿亂黑白大抵如此史稱顯
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謂此類也而元帝憺然
曾不之察其請召致廷尉則許之既知其無罪而
出之矣及請免爲庶人又許之由君德不明故小

人得以售其計吁可歎哉

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堪更
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以爲中郎上器重望之不
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詩
史氏皆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爲恭等宜
外戚也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
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
免爲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
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
望之素高節不誣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
不悔迺服罪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

坐非願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因
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
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封詔以付謁
者令召望之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執金吾掌兵官也使者
至召望之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
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太官方上晝食太官主上
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
已

臣按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
正故不以爲善而以爲惡不以爲忠而以爲欺以
恭顯觀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

也故致之於獄是欲激之使自殺也而望之果自
殺彼知元帝之見於欺罔也故始以召致廷尉爲
辭而實則繫獄後以少屈牢獄爲辭而實則迫其
自殺使顯所事纒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料元帝
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爲之而帝果不能治
揣度之工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者使用此心於爲
忠爲善其益可勝既邪故曰小人挾材以爲惡惡
亦無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夫擅殺師傅罪之大
者也免冠權謝禮之微者也以微禮而塞大罪帝
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
外爲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寤笑且侮也必矣故曰

人君者無乾健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
不為姦臣之所玩者幾希

東郡京房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房時
石顯顯權是時公恭己死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
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
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
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
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
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是上曰臨亂之
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
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乃趙高政

日益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
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
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
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秋
榮墮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祭刑人滿市
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
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欤上曰然幸其愈於彼愈猶勝也
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
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
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

謂石顯上亦知之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顯及五鹿充宗五鹿姓充名宗顯之黨也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以
房為郡守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去月餘坐事徵下獄棄
市

臣按京房之言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曰
已諭則是知顯之為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
之臣始則媚君以微寵終則劫君以固位方其始
也入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苟幸入明
夷之左腹則鍵閉之謀日工依憑之黨日盛中外
大權既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穴墉之
狐不可灌也又如在育音荒之疾藥之不能達傳音附

咽之癭近而不可割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
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决裂亦亡夫
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
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
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
其權可以擅戮矣以外屬則史高為之黨以中謁
者則牢梁為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為
之黨權勢隆而黨接眾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
人贊易於遇之初六曰勿用取女蓋於陰之方萌
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

射罕舉少府五鹿充宗給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
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以間
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言
使往諸官司徵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
召而取發也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
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
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无不嫉妬欲陷害臣者
事類如此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
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
陛下哀憐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
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皆一萬萬

臣按顯之姦慝夫人而知之獨元帝未之知尔恐
一朝敗露而無所自容也於是設爲此謀以固上
意而塞人言其亦巧也已矣昔有仕于州郡而爭
覓幸者甲有過乙輒白之居一日甲墨其臂若嘗
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吏長吏呼而驗之無有也
於是甲訴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
復入而甲被薦矣此閭巷相擠之小數而顯用之
以誑其君元帝莫之察也吁可歎哉

初顯聞殺人凶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
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
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其備議者於是或稱顯

以為不妬諸望之矣顯之設變詎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

臣按顯之此舉又以聞已過而揜衆言後王鳳既殺王章杜欽亦教之以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使天下知不以言罪下姦邪之臣巧於緣飾大抵如此賊莽宗之遂以竊國然則顯之用志豈淺淺哉

吳主孫休即位之休權子左將軍張布與丞相濮陽興皆貴寵用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主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陰言已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群書畧徧但欲與昭等講習

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恐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廢講業不復使昭等入

臣按賈誼有曰帝入太學永師問道則德智長而治道得董仲舒亦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夫使人主德日長而智日明此天下國家之福而臣子之大願也故忠臣之心惟欲其君之務學傳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工良教其徒毋使人

士親近儒生則以為此術自工良始見後而不
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矣儉邪用心不謀而
合大抵若此然後之姦臣又有反其機而用之者
經帷雖設而所引多巧佞之徒儒臣雖接而所陳
多蔽蒙之說與布異術而心則同人主皆不可以
不察也

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

魏宰相司馬昭也封晉王後追諡為武帝為太子充頗

帝賈充為昭執魏帝髮以成晉篡

有力武帝司馬昭之子篡魏為天子故益有寵於帝充為人巧諂與太
尉荀勗侍中荀勗中書監馮統相為營愛朝野惡之泰
始中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

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尔
宜引天下賢人共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度
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真宜在東宮
帝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
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畧者以填撫帝曰誰
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遂以充都督秦涼二州軍事
充將之任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是
行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勗請言之
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去吾輩失勢矣太子婚尚未定何
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瓘
三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

女荀勗等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臣按賈充自司馬昭相魏時昭魏三公充昭之黨輔成篡弒之事在晉室則為元功其實天下之大賊也用事日久奸邪小人如荀勗輩朋而翼之懼充一出外而失其所恃也故秦涼之行且赴鎮矣而荀勗為畫結婚之謀且力稱充女之才德於是充遂留而婚以成帝嘗謂其五不可矣見後后然德篇內則楊后受郭槐之賂以主之外則荀勗諸人更相從更以助之雖帝初心之明至此亦眩惑不能自決矣蓋姦臣用事未有不內結宮闈外交群小

而後能遂其所欲者妃立而晉室之亂萌先儒邵雍以為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時豈不然哉

賈充與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乃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觀轉希充因与荀勗等承間共譖之愷因是得罪廢於家

臣按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杆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未得為賢君然非庸闇者比又愷亦為帝寵任而充欲傾之則亦難矣故前稱其忠正宜在東宮是欲奪其侍中之

職使不得在左右也計既不行又薦之爲吏部尚書天官之任重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其計既行遂以事擠之而斥廢焉其亦可謂巧也已昔趙堯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爲趙王如意擇貴彊相而因薦昌公孫洪嫉董仲舒欲黜之于外則言於武帝使爲膠西相蓋高帝孝武皆明君也而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於二帝使二人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其陽借薦譽之名而陰施排擯之術故雖二帝之明有弗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梁武帝時中領軍朱异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得幸於上异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

臣按此梁史臣形容朱异之語也文華敏給則人主悅之矣曲營世譽則衆論悅之矣又能伺候上意而爲阿諛此恩寵之所以益固也惟明主之觀人也不以文華而以德行不以虛譽而以功實不以承迎已意爲善而以規弼已過爲忠如此則雖百朱异不能惑矣夫入則睢盱於前卑伏如鼠出則橫恣於外貪噬如虎此姦臣之常態也故朱异既以阿諛得幸於上則以威福取賂於下矣人主

不察但見柔而可喜又豈知其情態之真也哉
太子侍讀徐摛見上應對明敏寵遇日隆朱异不悅乘
間白上摛年老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上謂摛真欲之
遂出爲新安太守

臣按婦欲顓其夫故入宮者必見妬臣欲顓其君
故入朝者必見嫉使婦之用心如膠木如蠱斯則
不肯專其夫矣臣之用心如秦誓之一介臣其心
休休然如有容則不肯專其君矣方是時异以姦
諛得幸於帝惟恐才能之出已右者得進而分其
寵故雖區區一徐摛且不見容而必以計去之然
其言曰摛年老愛泉石欲求一郡自養使帝以异

言而質之摛則其姦罔立見矣然异敢於爲此者
蓋揣帝之意惟己是信必不加貨問故也後之姦
臣顓國擅政不欲入主它有親任者大率以術去
之如异者蓋其也

東魏侯景與高澄有隙

澄高歡之子世專魏政

內不自安據河南

叛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群臣廷議皆謂非宜是歲正
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
曰此字內混一之兆也及景使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
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
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
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極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

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入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東魏高澄數遣書求復通好許正陽侯淵明還宗室子以戰敗陶魏淵明亦遣人奉啓上得啓流涕與朝官議之朱异又言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事湏和必是設間故命正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以金三百兩餉异异受金不為通啓景於是始為反計鄱陽王範密以啓聞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动靜皆關之异以為必無此理自是範啓异不復為通景反於壽陽以誅异及少府朱麟太子右衛

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异等皆以姦佞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及景齊江圍臺城朝野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卒上痛惜之特贈尚書右僕射時

清三年正月也三月城陷五月武帝祖簡文立為景所篡

臣按朱异以善伺上意為阿諛取寵倖至謀國大事不論是非可否亦惟上意是覘侯景之降納之非策也异揣帝意在於得中原之土故勸而成之正月乙卯之夢帝嘗以語异异既為諂語以媚帝矣及景侯之來果云來降之謀訣於乙卯蓋景教之使言以符合上意也帝不察而神之豈天奪其賢使懵焉若是邪夫景之叛魏由其與高澄有

也既納景之降則不當通澄之使雖三尺之管能知之而昇復揣帝意在於得正陽之還故又勸而成之通澄之和是趣景之反也昇本儒生豈蠢然無識者其爲此也特欲保富貴耳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田園第館姬妾玩好甲於一時惴惴焉唯恐其失故一切惟主意是奉而不暇爲國忠謀梁武甘其佞樂其詐侯景之禍朝野皆歸罪昇而帝獨不知之方其哀憐於既死之餘而寵贈以非常之典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殆謂此邪夫人君欲觀其臣之邪正大畧有二道焉譙議徇國不徇君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處身徇義不徇利此正人

以上論險邪罔上之情蹟

也反是則邪矣昇爲大臣而導諛黷貨兼有二罪梁武一弗之察其致禍亂也宜哉

大學衍義卷第十八

大學衍義卷第十九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材

初高齊之末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高祖受禪
 命牛弘定樂非正聲者悉放遣之煬帝以啓民可汗將
 來朝啓民可汗突厥之君也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指
 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六品以下至
 庶人有善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闕
 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其後悉配太常置博士弟子以相
 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
 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
 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

大學衍義卷第十九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材

初高齊之末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高祖受禪
 命牛弘定樂非正聲者悉放遣之煬帝以啓民可汗將
 來朝啓民可汗突厥之君也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指
 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六品以下至
 庶人有善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闕
 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其後悉配太常置博士弟子以相
 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
 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
 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

卷入朝奏之且言諸國並因商人密通言方
若服而撫之渾厥可滅謂吐谷暉突厥二大國也戎夏可壹帝大於
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
谷暉易可研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甘心將通
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
掖引致諸胡唱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
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
弊以至於亡皆矩之昌導也

御史大夫裴蘊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候伺人主
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毀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
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蘊有機辯言苦懸河或重

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公當樞要煬帝即

位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不悅曰道衡致美先

朝此魚藻之義也魚藻大雅篇名將置之罪會議新令

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頴不死令決當久行頴諸

賢相場帝怒之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

持持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

為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駭本心遂令日盡天下冤之

帝稱裴矩之能謂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

朕之成筭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

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

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諫
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皆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
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爲忠曰唯有郭衍
心與朕同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
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
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在汜水且往
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
賊多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鴈門許
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後又問伐高
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額不發兵但

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
功高麗可滅帝不擇威出御史大夫裴蘊曰此大不遜
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多姦老革猶以賊脅我
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人言老革猶以賊脅我認奏威罪令案驗
獄成除名爲民

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
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
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以杖其使者以
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浚州縣帝皆弗之知也楊
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以聞帝歎曰我初不聞
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

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又在關外此最
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煬帝既幸江都以其子越王侗為東都留守東都洛陽也李

密帥眾逼東都李密隋兵拒之敗走密移檄數帝十

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

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東

都決沒因戲敕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

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河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

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

為群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貶聞世基容貌沈

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

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明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

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密為指畫宜行詔命諂順帝

意群臣表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獄用法多峻文深

詆論功行賞則抑前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

壞皆德彝所為也後字文化及等反裁煬

目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蘊矩世基諸臣則其

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眩惑其君者初

亡它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

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

人於是帝之心蕩於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

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請

寫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觀而渾厥可
是帝之心慨然欲爲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
日趨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
組織其罪曰原其情意實爲悖逆帝果悅之曰公
論其逆妙躰本心以其能去所惡也知帝之怠於
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
帝果悅之曰惟有郭銜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已所
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
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許多賊曰鼠竊狗
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惑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
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

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爲此者欲以保
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祿之
可保邪即數人而論之一與世甚者又姦之首佞之
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一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
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
信之者由其能適已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已者
祇以禍已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一道蓋忠言至
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
當從姦言邪說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
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一意不

而親伺之，言無所施矣。

唐高帝將立武昭儀為后。

昭儀，婦官名也。武氏事見后德編。

大臣切諫。

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獲十

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

哉？帝意遂定。王后廢。

王后高宗元妃。

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

子忠而立代王。

代王武氏所生，故敬宗請立為太子。

帝得所欲，故詔敬宗

待詔武德殿西闥，俄拜侍中。中書令許敬宗

許敬宗，中書令。

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回位，以久已權，乃陰連后

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

梁，即士忠也。廢。

長孫無

忌，上官儀

瑗，濟遂良無忌也。儀，武后者也。成亦近之。

臣得武后朝廷重

足事之威儀，熾灼當時，莫與比。

臣按敬宗陰揣帝私，使君廢正后，易太子，殺顧

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絕。高宗悅

之命，以為相其後。武氏有志，唐為周太宗子孫

屠翦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以色為悅

而敬宗逢迎之也。田舍子語鄙陋甚矣，而高宗乃

以是定議者，由其合意故也。意有所偏，則姦邪得

乘之而入，可不戒哉！

高宗之為太子李義府，為太子舍人，嘗獻承華箴，末云

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又諂事

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

臣按姦小人其品非一，有言行俱邪者，自以三

言飾邪行者言行俱邪者其惡易見以正言飾邪行者其惡難知蓋守以諂事太子而獻箴之言乃近於正此姦邪之尤有若徒以言取之豈不誤哉故聽言觀行者聖人垂世之大法也

唐高宗立義府遷中書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告君能建白是轉禍為福也義府即叩閣上表請立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斛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此宗等相推轂濟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攘取威柄天

子歛衽矣義府貌柔然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善直略反謂其姦也此口意若旨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也雖曰人言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碑也後入主選事無品監才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母妻諸子賣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賣唐家之社稷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今猶可想見夫柔媚之人天資陰險不有不害物者也故孔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為善而佞則忍於為惡惟人主以孔甲之法為取人之方庶乎免於

宗時李林甫為吏部侍郎時武惠妃罷傾後宮子壽
王愛尤盛壽王瑋惠妃所生林甫因中入白妃願護壽王為萬
歲計妃德之會韓休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為助即拜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臣按女子小人其類同者也故外廷姦臣多倚宮掖以自固而宮掖亦或結交於外廷以自助此林甫所以願自効於惠妃也惠妃之所以薦林甫也皇太子瑛鄂王瑊光王瑤元三八皆被謀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九齡時賢相帝不悅林甫然利語中人曰天家事外人何與邪

臣按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孰非家事者而大

臣天子之家老也公亦無不當與者焉自李勣以此言贊高宗王以自結於武氏林甫効之又以此言贊明白廢二子自結於惠妃後齊蘇姦臣用心欲逢甘君之惡而杜絕諫者之言故進斯語自是事關宮掖人臣有議及之者人主必咈然曰此吾家事爾外朝臣何與焉於是宦官宮妾始得以擅其制之權而外廷無敢爭於其間端自勣與林甫始蓋兩世之罪人歟

開元中玄宗在東都必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耀卿亦

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隕去問故對

臣亦疾也卷二邪本帝七馬往幸可

待以假令女農種收所過程也

西

臣等天子之行不乘馬騎其所經歷豈無所材裴
耀卿等請俟農噍息也而林甫規知帝意亟欲還
都對同列而言懼為其所折於是陽蹇在後而獨
進迎合之說其所以為之者欲諂玄宗而排耀卿
爾元宗果為之大怒耀卿亦以是罷去姦人情態
著在史冊至今猶為人所目可鄙哉

始張九齡由文孝進九齡以常正封重而林甫為人特
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妬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
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習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

上最可遷議謂功再與公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
齡極論而林甫抑默退遍六言仙谷明日見帝泣且
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不可林為人言天子用人
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
耀卿俱罷政事

臣按嘗與公孫弘其爭事至上前而洪皆

之黜斥其懷詐而諛其之皆九齡亦猶洪之皆
黜也故黜九齡坐是登而洪與林甫皆得志而
柄任焉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亦猶前所謂天
子家事外人何與凡皆導人勿郵人

言也夫

八早

六台

正救而善推其用即無不

每事自用而乃習臣手輔弼之臣以自縲約邪自昔小人順承其主則曰天子所為何所不可激怒其主則曰貴為天子臣付自由凡若是者皆伐國之戈矛而迷主之醜臣故沐甫之言入而九齡罷九齡罷而治亂分其臣蓋可觀矣

張九齡罷林甫進兼中書令臣卒用其言殺三子皇也等天下寃之大理御徐嬌臣女言大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刑臣二十八而烏鵲巢獄戶臣至刑措群臣賀帝而帝推功臣日封於甫晉國公

臣按孟子曰君子可以臣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

繫連年誣蔑致誅者百途臣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

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臣惠臣之助也故前殺三子後傾忠王凡皆為壽臣土地也幸明皇之意堅定不移然猶三興大獄必臣勤搖而後已蓋肅宗之立出於上意已不得臣為功壽王立則已與惠妃中外相倚富貴可臣保林甫之賊心如此肅宗無過可指而果臣位不搖與時中興帝室卒有賴焉殆天意臣但臣林甫之計獨弗售于此也不爾殆哉

對大臣及有林甫之不疑材
居燕適沈蠱在席主德
右審伺微目以固恩信
動靜必具得之

臣按林甫善刺上意
善養君欲即趙高之術
右即寒浞之行媚于內
者姦臣各工其一而林
寒浞王莽為一人也唐
始由明皇之心先濕故
能虛懷無我虛靜少言

皇一日殺三子此河景也而群臣乃以幾致刑措
賀在昔成康之世且嘗有此以直以帝為首
罔之以非其道也
自保使目下得諸王
天子之子欲為烏蛆不可得也則必赫然震怒罪
群臣之欺罔者矣妙林
之聰明已衰方且悅
明皇果喜而賞
而竊笑帝之易欺
石顯之料元帝
為人君者必
以保養士

六所備動了於未有不

甚音忌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立意數稱也言曰而帝意自屬忠
王忠王各與壽王不俚立王即肅也于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
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此兒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
以搖東宮又因勸杜父有隣變事欲以及太
子皆不果未幾使齊陽別為林誣河西節度使王忠
嗣欲擁兵佐太子林甫曰太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
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用數危太子太子自以謹
孝聞內外無甚其間故飛語得
時揚國忠為監察御史材用不韋堅帝欲危太子以
國忠古寵搏鷲可用倚之區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

黨朋比之私則綱紀法道立矣

林甫為相凡才望出己右冬上所守勢位將逼己者
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
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於勤政樓
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緄上已起按轡過樓下緄
風標清粹上深歎其蘊藉上嘗厚以金帛賂上左右
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緄子一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
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為一亦若潭遠行則左遷不
然以賓蔭分務東洛亦僂一入選也一懼遂乞賓蔭上
又嘗問嚴挺之安在其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
用退召挺一弟一皆之喻以上詩尊君

上之皆奏稱疾中 遂京師就醫 樹之功
奏白上去挺之老疾 且授之散秩使便醫藥 上歎詫
父之以為廢事

臣按書稱四凶之罪 曰 參劾滔天而已 曰 巧言令
色 孔壬而已 堯能知 之 能去之 所以為聖也
林甫於數者之惡 善 志 之 而明皇不能察者 欲
汨之也 詩曰 盜言孔甘 其言之甘 故人蒙其害而
不知此 所以為盜也 林用之口 有蜜腹有劍 所以
為國之大賊乎 傳曰 甘 藥 也 甘言疾也 使明皇
能知苦言之為藥 甘言 為 症 九齡不去 林甫不
相 則 雖 百 祿 山 能 為 疴 故 內 有 衣 冠 之 盜 然 後

外有干戈之盜 然則 盜 將 何 以 察 之 曰 眡
其言之甘苦而已矣 有正人而甘其言亦未
有邪人而能苦其言者 林甫既以此誤其君 又
以此誤其同列 盧絢之 奏 嚴 拔 之 之 養 疾 皆 以
甘言誤之 而實加擯 廢 亦 猶 以 甘 言 誤 明 皇 陷
之於播遷之辱也 吁 哉

林甫居相位 固寵市權 齧 之 曰 臣 目 諫 官 皆 持 祿 養
資 無 敢 正 言 者 補 闕 杜 璠 一 事 是 以 政 事 斥 為 下 邳 令
因以諛動其餘 曰 明王 世 一 臣 將 以 不 暇 亦 何 所 論
君等不見 立仗馬乎 終日無聲 而餵三品芻豆 一鳴則
駭之 左 後 雖 不 鳴 尚 乎 由 是 吏 爭 各 色

臣按姦臣禍國先墮塞言路使人

於上而盲然無親於外然後得以恣其所欲為大而算國小而顛政無一者故先死而趙高肆王章戮而王鳳熾杜林杜與甫極為人主者可不監哉

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心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皆明皇若許訥郭元振張說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極且方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其權即說帝曰陛下臣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呼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

雖有姦臣豈能售其然禮曰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夫惟一正可以御邪此八主守約之方也時詔天下士有一藝者比得闕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即建言士皆草莽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史中丞監摠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為野然牙

目按明君在上必廣之之路以招賢能關四達之塗以徠忠謹則上無蔽之患而下無遺逸之嗟此國家之利而亦之便也蓋賢材進則已無所容言路開則身無所隱故林甫之曲為之沮稷焉以尚言長官試用之入

雖有忠臣何由進宜其無一介

以野無遺才智其效於欺罔豈不甚哉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用一餘條其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

臣按姦臣之類固必多也且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擊搏之權而去其考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忌當林甫時所用以為御史者必皆其黨與也故趙奉璋欲言其罪則林用諷諷御史劾而殺之姦臣之權至於能僂者則無所不可者矣故明君在上既擇天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為耳目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

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東益性也若陛下感而用之必先死夷狄不足圖也帝因以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目按一言喪邦甚甚 白八一言而遺禍數百載

者有之乎曰有少如 以之任番將是也蓋自

祿山反唐幾亡肅宗 岷嶠中 而兩河之地半

為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藩鎮跋

扈動輒舉兵為禍卒以是失天下

人肝腦盡矣至于

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于一自天寶末迄
建中初凡二百有七惟原禍由林甫以籌料
代儒將故也彼其用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
階以久已權而中國生氏塗炭遂自茲始自
昔姦臣之禍天下夫有是其酷者也

上晚年自恃求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
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以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
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既茲聰明成其姦妬賢嫉能
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大獄誅貫以張其勢自
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仕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

亂而上不之悟也

目按此唐舊史論林用一語也林甫心迹盡於此
矣

揚國忠者太真妃之從祖兄也其妹虢國夫人居中用
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以帝以為能

目按女子小人表裏心者危國亡家之本前蓋
屢言之矣若國中者台事於外其妹又用事
于中宜其能深撼動以忌之合而帝以為能也
國忠為宰相便佞專恣帝欲不顧下成敗知帝雅
意事邊故身調兵食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
成其手

按明皇前任休甫後任國忠二人之旨
大抵徇帝之欲而不知帝有意於邊事也則身調
兵命任惡吏以當文之口取集其不違卹也雖
然使明皇無縱於之口其能窺所欲而即
之乎故曰人君之心
南詔質子悶羅鳳亡去安欲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
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溫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
免國忠匿其敗更叙戰功俾白衣領職
劍南節度李宓將兵七萬南詔羅鳳誘之深入宓
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甘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
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收言

目按記曰四方有故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明皇末年委政國忠喪師二十萬而國忠
反以捷聞明皇至是塊然尸位猶土木偶人矣姦
目敢於蒙蔽如此為人王者其可不以天下為視
聽哉

上憂雨傷禾國忠取禾之
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
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

目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
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
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

天災必求已過必更弊政必去小人此忠
樂而姦臣之所不便也故其操術不同如此近世
王安石遂有天災不_レ畏之語_レ莫大於天莫神
於天而猶不足畏則_レ君人上復何所憚邪慢天
欺君其罪不在用忠_レ可勝誅哉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心_レ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
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揚國心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
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
上祿山由是決意遂反_レ終所部兵十五萬衆以討國忠
爲名上召宰相謀之國忠揚坊有德巴曰今反者獨祿
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_レ過_レ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

然大臣相顧失色

臣按祿山之所_レ以_レ可者田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
發之也國忠身爲大臣而激賊使反者果何爲哉
欲人主信其言之驗而自保寵祿故也蓋姦臣之
心苟可以爲己之利者_レ雖危國家覆宗社而不顧
吁可畏哉方是時祿山長驅向闕聲震河洛而國
忠猶進諂言以_レ惑上聽其志亦以取悅爾而馬嵬
之變身首殊分安族_レ滅寵祿果可保邪_レ祗足爲
姦臣之戒而已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_レ且

大學衍義卷第十九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卷共計叁拾捌頁



太學衍義卷第二十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材

元載在肅宗朝因李輔國薦擢平章事李輔國官官之後後肅宗潛誅輔國載預其謀代宗即位載權益盛又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侍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意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目按元載之承意探微即李林甫之善刺帝意也
先結輔國後結董秀即李林甫之賂上左右也茲
慝相師不謀而合蓋如此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
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此

奏事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開高事
顏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
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
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
此為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
式曰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
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
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嗚呼卒成
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
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
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

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
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群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
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今百司奏事皆先
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悟漸成孤立載聞而恨之奏真
卿誹謗貶峽州司馬

日按元載之杜塞人言亦林甫故智也顏真卿之
論可謂盡其情狀矣後之顯政諱言者往往習為
蒙蔽進言官論事必令以藁草先曰有去焉有取
焉是又祖元載之故智也惟其效慝之相師是以
危亂之相尋嗚呼悲夫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戒之會

告載圖為不軌者上命收載賜白盞有司籍其家胡椒八百石它物稱是

臣按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諸葛亮盡忠於蜀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為姦於唐而胡椒至八百云人主以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姦臣之分矣

順宗為太子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帝即位有疾常深居施簾帷獨官宦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聞奏以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大抵計事叔文

依伾伾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

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以黨伾等得宰相外黨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

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憫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臣按伾文居中用事內則有宦官宮妾為之表裏外則有士大夫之好進者為之謀議此其所以能專制朝權也然推其本則由順宗深居簾帷不與群臣接故此輩得以售其姦故為人君者必鮮明出地上之象赫然臨下則兇魅罔兩影滅迹絕矣

盧杞開元宰相懷謹孫也懷謹青儉貌醜色如藍有口

辯德宗悅之擢為御史大夫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

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

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待志吾家無類

矣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最嗜酒無文學楊炎與同

在相位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

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

為集賢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諸炎罷政事

臣按姦邪之臣將盜有國柄必先引同己者為之

黨而去異己者使不得沮吾事則威權悉出吾手

矣盧杞之引延齡罷楊炎蓋以此也

初楊炎為相惡京兆嚴郾左遷大理卿盧杞欲陷炎引

郾為御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有宅在東都憑河南

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為官廨郾按之以為有美利

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為律監臨官市買有美利

以乞取論當奪官杞怒貶晉衡州司馬更召它吏議法

以為監主自盜罪當終炎廟正直蕭嵩朝地杞因譖炎

曰茲地有王氣玄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

廟炎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縊殺之惠伯貶多

田尉亦殺之

臣按姦臣將盜國柄必以殺僂立威杞惡楊炎既

誅殺之趙惠伯何罪亦殺之蓋不如是無以張已

之權而使士大夫攝服之心是時德宗在位未久而祀已得以私意殺大臣異時失國奔播之禍於此可占矣

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声藹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祀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按姦臣欲盜國柄必眩人君意嚮而迎合之祀知德宗性多忌克故惑之以疑似而導之以嚴刻德宗喜其能合已意於是信之篤任之專而群臣莫能間矣

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朱泚鎮之祀忌張鎰

忠直鎰同為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摠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且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祀又曰陛下必以目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中外無以易卿鎰知為祀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鎰至鳳翔未幾為泚將李楚琳所殺

臣按姦臣顛國必先以術去同列之異意者故祀先逐湯炎繼黜張鎰炎不足道也鎰暴忠王室魁然有宰相器祀以其為帝所親愛思所以間之會隴右用兵即自請行德宗不可然後薦鎰夫所以先目請行者欲以嘗帝意也德宗即從其請則

其術窮矣然杞揣帝以其貌寢不足以威服諸將必不使之往也當是時惟鎡與已並相既不遣杞則遣鎡無疑矣此杞之狡謀德宗蓋墮其中而不知者也吁姦邪情狀每每如此人主其深察之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口權乘間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皆決於杞播但欲任無所可否上嘗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鄙者柰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目按姦臣顓國必求士大夫柔懦緘默易制者為

己之貳然後權一出於己而莫與爭霍光之用楊敞李林甫之用陳希烈是也彼其人品素下何敢以廊廟自期一旦為權臣引拔至此方銜恩思報之不暇其敢有所同異乎杞之用關播意蓋在此近世蔡京秦檜韓侂胄之徒亦倣此術故能久顓國柄人主不可以不察

李希烈反上問計於盧杞杞曰誠以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云失一元老為國家羞真卿至許州為希烈所留

真卿吐責之竟為所殺

禮部尚書李揆有才望杞惡之以為入蕃會盟使揆言
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杞
曰使遠吏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
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卒於此

臣按真卿忠鯁老臣著節累朝揆之名望亦為當時所重杞皆以術排之遣真卿使希烈卒為所殺遣揆使吐蕃亦死于行蓋皆用防譽陰擠之謀而德宗不能察也然惟德宗自無愛惜忠賢之心是以盧杞得行其排陷忠良之計豈獨杞之罪哉
涇師亂涇原兵亂帝出奉天奉天名杞從李懷

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此解去或謂王胡趙贊二人皆杞
刑度支贊曰聞懷光嘗在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重而京
兆刻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
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請帝曰懷光勲在宗
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
賜留連賊得裒整殘餘為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席勝
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
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為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
內挾挾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皆
指目杞帝始悟貶為新州司馬

目按蘇軾嘗言李斯憂蒙十之奪其權則立二世

以亡秦盧杞恐懷光之數不惡則設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臣謂懷光千里勤王克戡大難乃不得一見天子蓋事理之必不可者而德宗惑於杞言不使入朝蓋以乘勝滅賊之說中帝之欲故也於是端光變忠為逆與此交通乘輿復有蜀道之幸矣姦邪誤國一至於此由德宗不明之罪也

正元中帝從容與李泌辯為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

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目按盧杞之姦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於事者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鎰顏真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而德宗獨不知之善乎李泌之對也夫為姦而人主覺之則其術亦淺矣惟天下之人皆知而人主獨墮其術中而不知則其蔽蒙眩惑必有甚工且密者然求其所以然則亦言無不從而已夫言無不從者姦臣鉤其君之餌也人主樂其行之甘而忘其鈎之害

則亦必亡而已矣

穆宗時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守澄官官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嘗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宜在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守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兵部侍郎敬宗立逢吉又誣紳將不利於上貶端州司馬

目按逢吉之薦李紳亦猶賈充之薦任愷也蓋學士在唐最為親近有內相之名中丞雖風憲之長

而非密近之地去內廷而任外司則其逐之也易矣又紳與韓愈皆有剛直名以一事中二人逢吉之術蓋甚巧也而穆宗之昏庸乃能察之延問本末而二人復留聞之為益蓋如此近世言事官之忤宰相者多以美職遷之若中丞之於六曹尚書諫議侍御之於侍郎司諫正言之於起居郎舍人殿中監察之於列寺卿少其此則遷而其權則貶名曰優之而實抑之一去言職或熱或逐無不可者故為言職者往往自結於宰相以取要官人主不可不察也

李訓於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注佐昭義府訓往見

相得其歡注介之謁王守澄神用守澄善遇之并薦
訓注于帝文宗訓持詭辯激印可聽善鈞揣人主意帝
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鴻莫與比進翰林
學士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訓本挾竒進及大權在已
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一所欲挾注相朋比
務報恩復雖不踰月同平章事每進見佗宰相避位天
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懼迎拜天下險恠士微取富貴
皆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
鄭注以方技遊江湖間多藝詭譎陰狡億探人瘦隱李
愬薦之王守澄守澄薦注召入對浴堂門賜資至溼是
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遷太僕卿兼御史大

事

孰音委曲也

夫天資資者既藉權寵高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險
入躁夫有所干請日走其門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
權震天下矣俄擢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
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鋸翦中官可謂功在畧刻帝惑之
乘是進退士大夫撓勸朝法衆策其必亂未幾訓等偽
稱甘露降金吾左仗樹命中尉仇士良往視因欲誅之
事敗皆族誅 史臣贊曰李訓浮心寡謀鄭注斬斬小
人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文宗與宰相鄭覃稱訓稟五常
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竒才公等弗及也李
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
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持竒支大變之顛

天下為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儲之成功亦為闡詢所乘
天果厭唐德哉

臣按漢高帝稱周勃重厚心文然安劉氏必勅也
訓注以陰狡之資濟之以瀾翻之辯文宗不察自
為奇材倚之以就大事其與回帝之任周勃異矣
宜其敗也是以沾沾自喜之徒喋喋多言之輩明
主遠著

武宗立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士良內臣
用事至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
是五朝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養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
及它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

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甘輦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范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
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
靡之娛耳目足以蕩君心哉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
開邊境隨其君之所好皆以竊權寵也

臣按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則
未然也夫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
皆得所况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乎人主德不修
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蟲草木亦皆失所况左右之
臣其有得其所乎故秦室危而斯高侈漢業壞而
張趙諛士良小人以竊權為榮而

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無自保之理故士良用
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既卒貽於身後曷若
馬存亮輩不貪權而溢寵為能保其身哉然士良
之言自古姦臣之所未道為人主者宜寫此一通
置之坐側必近儒生必親經文則奢靡不能惑姦
佞不能蔽矣否則未有不為士良輩所愚者

崔胤喜陰計附離權強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
畏昭宗用為平章事素厚朱全忠全忠即朱温本黃巢
之將後降以為勦度
使委心結之陰為全忠地界擅兵四討數為全忠畫醜
計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疆諸侯相持未敢移國及胤
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疆大終亡天下胤亦身

屠家滅時有崔昭遠者亦相昭宗密結中人外連疆諸
侯制天子以固其權後誅死又有柳璨者為相挾全忠
為重會彗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
殺以塞天變璨乃手疏所仇媚者若獨孤等三十餘人
皆誅死天下以為冤後全忠急於九錫疑璨沮已殺之
唐史姦臣傳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
故三宰嘯凶牝奪晨三宰謂李勣計敬宗李義立武后也
林甫將
藩黃屋奔兎質敗謀興元蹙謂盧崔柳倒持李宗復謂
胤也嗚呼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臣按姦賊之臣大抵有所挾然後得肆其惡若許
敬宗下義府則挾賊台制其君武氏因之以

移國食嗣柳琛則挾賊以脅其命而宋温因之以篡位嗚呼可畏也哉近世有歸自虜庭而主和戎之議者則於誓書明言予得擅易宰相此又挾賊質以要其

君也屬時清明能專政而不能竊國然其情狀實聖朝之姦賊故併著焉

以上論檢邪用上之情一姦臣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一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

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黽勉從事不敢

告勞無罪無辜辜亦罪也讒口賢賢器也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孽災也啗啗聚也沓背憎職競由人言之貌職主也競爭也

臣按是時十月之朔日有食之陰盛陽微謫見于

天又有震電之異川湧山頽人變詩人推原其故

以讒人之衆多也士大夫竭力以從王事不敢告

勞而無罪無辜橫遭讒口是非顛倒邪正混淆此

天之所以見異也然則災害之降人自為之豈天

也哉讒邪小人面則多言以相悅此則曾疾以相

移國食嗣柳琛則挾賊以脅其命而宋温因之以篡位嗚呼可畏也哉近世有歸自虜庭而主和戎之議者則於誓書明言予得擅易宰相此又挾賊質以要其

君也屬時清明能專政而不能竊國然其情狀實聖朝之姦賊故併著焉

以上論檢邪用上之情一姦臣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一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

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黽勉從事不敢

告勞無罪無辜辜亦罪也讒口賢賢器也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孽災也啗啗也背憎職競由人言也貌職主也競爭也

臣按是時十月之朔日有食之陰盛陽微謫見于

天又有震電之異川湧山頽人變詩人推原其故

以讒人之衆多也士大夫竭力以從王事不敢告

勞而無罪無辜橫遭讒口是非顛倒邪正混淆此

天之所以見異也然則災害之降人自為之豈天

也哉讒邪小人面則多言以相悅此則曾疾以相

職此紛競者豈非人乎其人爲白前章所謂
皇父也家伯也仲允也番也聚也蹶也橋也此七
子者皆王朝之卿大夫士而競爲讒口而又有豔
妻處中以爲之主女子小人表裏交煽此讒口之
所以得行君子之所以受屈也噶沓背憎四字耳
而於讒人之情態摹寫略盡人主其可以不三復
哉

小弁大夫刺幽王也天子之傳作焉天子幽王之其七
章曰君子信讒如或酬之酬醜酢君子不惠惠愛不舒
究之舒緩也
究之
究察也

臣按傳稱幽王取申女生天子宜咎又說褒姒生

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故天子之傳
爲此詩以刺王也父不夫性之恩天子天下之本
幽王一聽褒姒之讒如受獻酬之爵得則飲之曾
不少拒夫讒者之言驟而聽之則不能無惑徐而
察之則可得其情幽王惟無愛子之心故一聞讒
言不復舒緩以究其實而遽加放逐焉此天子所
以不能自明也雖然褒姒亦不能自爲讒哉國語
謂褒姒有寵於是乎與虢石父比而逐宜咎虢石
父者讒諂面從之人也幽王立之以爲卿士聘后
棄而內妾立庶孽寵而嫡長危皆石父實爲之也
六使申侯衛懿以召戎戎死褒姒戎宜咎雖立

不周東也矣讒人之害至於如此可不監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其二章曰亂

之初生僭始既涵僭側陰切涵容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

如怒亂庶遄沮遄速也君子如社亂庶遄已社猶喜也

臣按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

嘗之君容之而不拒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

亂成矣僭始之僭義與諧同諧者讒之初讒者諧

之極方諧之始涵容之而不辨則亂生及讒之進

又信之而不辨則亂成必也聞讒而怒聞善而喜

好惡明白斷決不疑則亂為之止矣故人君杜絕

讒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又按此詩凡六章皆斥

讒人之害而三章曰盜言孔甘孔甚也亂用是餒

也餒進也五章有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蓋讒夫小人

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惟其言之甘

故聽者嗜之而不厭此亂之所由以進也儉巧之

言悅可人意如笙簧然使其知媿而不為矣惟其

顏之厚是以為之而不取也人君之於聽言知其

為盜則謹防之知其為巧則深遠之夫然後讒夫

不得而昌君子得以自立此詩人垂戒之指也

河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蘇皆魯國名暴公為卿士而謔蘇

公焉其卒章曰為鬼為蜮蜮射也則不可得有

醜面目醜面目人之視人罔極

四按此亦嫉讒者之辭也。以賊害而不可見讒者藏形匿迹使人受禍而不知猶鬼域也。然我雖不汝見汝有面目與人相規無有窮極獨能安之而不媿乎夫小人之為讒豈復有媿於面目而詩人猶以此望之厚之至也。

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詩人內臣卷也。妻兮斐兮成是貝錦也。具錦錦文也。彼諸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貌南箕箕伯。彼諸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諧人。翩翩往來貌。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諧言。捷捷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喜也。好好人草草。草草憂也。蒼天蒼天視彼

驕人矜此勞人。矜憫也。彼諸人者誰適與謀。疑作句取彼諸人投畀豺虎。豺惡獸也。與也。豺虎不受投畀有北。北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天也。揚園之道猗于畝丘。揚園名。猗也。畝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寺人字。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臣按幽王之時讒說盛行自天子之親大臣之重下至於閹寺之微無不被讒。故小弁以下諸詩皆為此作。夫為讒者卷伯也。而寺人乃以刺王。蓋君德不明而後讒者獲售。受此責者非王而誰。首章以貝錦為比。蓋讒者織紵人。罪如錦工之為錦也。錦成而又采可玩。猶謬成而文可聽也。彼諸

人者無乃太甚乎二章以爾箕為心箕星在南其形如箕踞挾舌廣蓋讒者之張其口如南箕之廣其舌彼誰與謀而為是乎三章四章則皆形容讒者情態緝緝捷捷者口舌急疾之聲翩翩幡幡者往來經營之狀詩人雖疾之而猶戒之曰汝不謹其言人亦將不汝信矣汝譖人而人受之人亦將譖汝而還自及矣五章則以驕人譖行而自喜勞人遇譖而深憂呼天而愬曰其察彼驕人乎其憫此勞人乎情之哀辭之切至今誦之猶使人涕泗也六章欲取譖人者而棄之豺虎焉豺虎不食則欲致之北方極寒之地焉北方不受則又欲委之

於天而制其罪焉蓋讒人為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必投諸四裔以禦魍魎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人之情亦若是也末章又言揚園下地而其道可至于高丘以喻寺人卑者而譖言先及焉且將馴至于高位也小弁以下諸詩皆為讒而作而疾惡之甚莫如此篇故悉載其全以為不者之鑒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

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豈弟

君子無信讒言

豈弟樂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

棘者木之有刺也

植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極已讒人罔極播我二人

播合也台

臣按青蠅之爲物出於汙穢之中貪嗜食飲常
譁然杯案間以敗人之酒醴羹臠也之小人行汙
而逐利以傷人害物者實以之營營者既侷其狀
又象其聲也蠅之飛或往或來若有所營而聲又
營營不已以喻讒邪之人朝々經營欲陷害人而
言出於口亦營營然不息也詩人妙體物情故形
容如此止于藩止于棘止于榛者欲其棲泊於外
毋入人堂室以汙物亦猶讒邪之人宜屏之外毋
在朝廷以傷善良也自昔不惟狂暴之君信讒害
政雖慈祥樂易之君一惟讒言是信亦能變移心
志如成王疑周公是也成王豈非樂易之資哉始

爲管蔡流言所入幾至猜阻賴天動威而後悔故
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也讒人之情志在傷善無
有窮也故家有讒則家亂國有讒則國亂管蔡流
言而四國不靖乃其驗也故曰讒人罔極交亂四
國末章又指實事而言二人者當時被讒之人也
讒人之爲讒皆架虛造端如匠者湊合材木以成
室二人本無罪而讒者巧成其罪故曰讒言罔極
構我二人痛其爲害之無已也美伯青蠅二詩摹
寫讒人之情狀幾無餘蘊爲人君者其三復之

晉獻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晉伐
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嬖嬖欲立其子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梁姓也五名也在關關之外
名五皆大夫為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晉先

在蒲與二屈邑名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
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

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也旌章

勅使俱曰俱謂同聲而詞狄之廣莫於晉為都蒲屈本狄地名

之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開也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
重宜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子在終終晉都二五卒與驪

姬諧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言二人共舉
耕之舉士公之憂曰施通於驪姬倭非也施其驪姬問曰吾欲為

難安姑而可難謂欲殺也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大小
心精潔精潔易辱甚精必愚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仁而疆今
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疆於君謂申生

於君謂殺也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
於民而不惠於父乎驪姬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

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
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公懼曰若何而可驪

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乃釋君公曰
不可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三政不可謂武

有子而不睚不可謂威爾勿參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皇

落翟之苛我... 君蓋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眾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喜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公說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阜也申生敗翟而反讒言益起驪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眾眾弗利焉能勝翟今矜言之善其志益廣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吾吾讀如魚魚無者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苑音鬱木茂貌已獨集於枯此以里克不能擇所依不如鳥鳥能擇茂木而棲之吾吾目得也

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

君可不謂苑乎此謂驪姬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

枯乎此指申生里克曰而言虧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

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秉君以

殺太子吾不忍秉者執持之意言我通復故交吾不敢

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

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即里克也克既許

也之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

歸胙于公胙祭之公田田畝寘謗宮六日公至毒而獻

之毒酒經宿輒敗而公祭之地地墳墳地與犬犬斃與

小臣小臣亦哭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本新城或謂大

子子之君必疑焉以六日之大子曰君共姬氏君不安
 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不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
必不樂是言曰子其行矣行謂出奔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
 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于新城姬遂諧二
 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山

臣按驪姬之讒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
 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
 後諧可成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
 子于外此離之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闢
 地啓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晉之且為之辭發
 諸歌咏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

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
 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
 又曰其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點汙
 故曰易辱以即自礪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
 惟其精潔也故一辱以弑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
 而後已臣前論石顯之傾蕭望之其情亦然夫必
 頑鈍無恥沉摯有謀之人則雖辱之而不動淮陰
 少年嘗辱韓信矣信寧甘俛出跨下之恥不死也
 諸葛亮嘗辱司馬懿矣懿寧得畏蜀如虎之謂不
 戰也若申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懿之忍可以
 術激之以死故優施欲先陷焉然恐獻公去忍

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為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甘猛人也能滅霍魏虢虜諸國以太共封雖齊威久主夏盟未嘗一為之屈而肯為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又使優施往歐里克而諷其為附麗之計烏烏之歌亦猶二五晉都之歌也詩歌於人最為易動故三姦之言無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

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讒故歸胙之詐最為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三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弒之卓子立又弒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三姦助之也襄姒有一號石父猶能公謀以逐宜咎况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二闕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一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

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其名太子名伊戾

宋平公子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其之事楚也公使往使

子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女音汝對曰小人

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

心乎臣請往也至則欲用牲加書徵詐作盟文為太子反證驗而聘

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

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

左師夫人平公夫人左師向成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乃縊

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馳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一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

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其名太子名伊戾

宋平公子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其之事楚也公使往使

子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女音汝對曰小人

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

心乎臣請往也至則欲用牲加書徵詐作盟文為太子反證驗而聘

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

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

左師夫人平公夫人左師向成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乃縊

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馳

臣按甚矣宋平公之闇也初伊戾之請從太子以
享客也公固知太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陷太子
乃信之而不疑夫坎牲如書誰不能為平公聞之
逆折其姦而戮之上也徐究其妄而罪之次也乃
遽用其言以囚太子使不得目直而死太子君之
貳也而輕之若是可乎後雖能烹讒者亦无益矣
詩所謂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殆是之類歟

宋寺人柳有寵

平公寵於

太子佐惡之

為太子

華合比

曰我殺之

以欲殺寺人柳

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

詐為而

告公曰合比將納云人之族

也前華臣

既盟于北郭矣

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邏節佐反
游兵也

臣按坎牲埋書伊戾以之誣太子座矣寺人柳又
用之以誣華合比為使三及童子嘗誤聽於前猶
必省悟於後而平公又信之以逐合比區區小數
隨用輒驗非為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我朝
仁宗時元昊撓邊邊臣有欲聞其驍將者乃陳牲
酒於野若聞其將之死而祭之者祝辭具述交通
之由而悼其不遂元昊邏者至則委而去之是亦
坎牲如書之類其術至淺也元昊黠虜且墮吾邊
臣之計疑其將而殺之况平公乎臣固併著之以
明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略同人主皆不可以
辨察也

楚子之在秦也楚平王也為太子時往聘蔡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

奢為之師伍奢伍奢之子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

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

之逆也中動平王自娶秦女楚夫人羸氏至自秦取之無極言

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適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

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城父邑名以通北方王叔南方是

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明年無極又

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問伍

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多矣建妻何信於護王執伍奢太子

建奔宋臣按費無極以無寵之故而譖太子其始則勸平

王為納室焉既娶秦女矣又勸王自納焉父子之

疑隙既開又勸王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

焉此即驪姬二五出中生居曲沃之故智也父子

之勢隔而情不通且其居近北方可以交通齊魯

於是以叛譖之而併及伍奢焉其揣之有漸其發

之有機平王之心往往以為忠於已而不知奪子

之室曾鳥獸之不如无罪殺子又虎狼之弗若昏

無極寧陷之也伍奢既死子自奔吳卒啓異時入

郢之禍昭王出走楚國幾亡又天極實基之也嗚

呼護人之患一至此哉

楚卻死直而和國人說之馮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

極比而惡之謂一人相比附也令尹子常賄而信謔天極

諸卻究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死字又謂子惡

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

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无以酬之若何无極曰令

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取五甲五兵曰真

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享日惟諸門左張

陳甲兵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言

害令尹也甲在門矣子必无往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

往召鄆將師而告之遂攻卻氏且襲之子惡自殺尺滅

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佗終陽與晉陳

及其子弟晉陳其大夫皆卻氏之黨走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

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沈尹戌

夫夫左尹卻與中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具

謗讟至于今未止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人莫不知喪太

子建殺連尹奢連尹奢名也屏王之耳自使不聰明屏蔽

不然平王之濫惠其儉有過成莊莊二無不及者所以

不獲諸侯迹無極也迹親近今又殺三不辜以具大謗

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具新有君光新疆場日

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

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尾之罪常名敢

不良圖九月之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尺滅其族以說

于國謗言乃止

臣按費無極之陷卻宛也豈不寃哉卻宛未嘗死
飲子常之常未嘗欲就卻宛以飲也鑿空造端締
怨梯禍既勸以甲兵獻子常又從而讒之惟兵在
門有實可驗子常安得而不信諸三族無罪而誅
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呼詰哉善乎沈尹戌之
言也曰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夫人君之耳目本
自聰明讒人翳之於是耳不得聞天下之利害目
不得覩天下之是非塊然孤立若聾瞽瞍然斯語也
豈獨為無極設哉古今讒人之害此一語足以蔽
之矣

吳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諫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
人後闔閭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闔閭死子夫差立
習戰射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會
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
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曰越王為人能辛苦離音今王
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吳
王夫差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吳之有越腹心之疾也
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以歸
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吳王又將伐齊越王勾踐乃率眾
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嚭既數夢越賂日夜為言
於吳王信嚭之計伍子胥諫願釋齊而先越吳王不聽
太宰嚭因譏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

胥以爲不可王平伐之而有大功子胥取其計謀不尸
常鞅鞅然望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
使使賜子胥屬鏃之劍曰子以此死不胥仰天歎曰嗟
乎護臣顛爲亂矣告其舍人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觀
越之入吳也乃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於鴟夷也
淳之江吳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臣按子胥先主之謀臣與國同體故其諫夫差也
欲專意於越而後齊藥石之忠者龜之智未有加
焉者也宰嚭身爲大臣受越重賂而反讒之子胥
之死曾未十年而越滅吳矣觀詬讒胥之辭一曰
怨望二曰怨望夫爲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之罪

也故詬以此中之後之讒人欲陷大臣之忠直者
率祖此術然則人臣有怨於其君果可誅乎曰怨
若一而情不同夫子之事親雖勞不怨臣之事君
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詈何邪蓋勞
而不怨其常也至於懷誠抱義而君親不之察則
或嗥天以自愬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曰天
之生我我辰安在至離騷之作亦自然生而存國
安君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斯怨也祗所以爲
忠且孝歟若子胥之怨有無固未可知縱使有之
亦必爲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詬之讒而遽誅之
宜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其

察之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不得

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言

夢而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臣按大臣重任也卜夢賤工也以大臣之重而為

賤工者私求弗獲假卜夢以傾之足以知衛侯之

不明也其後漢孝武時丘子明之屬以卜筮射體

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滅門者不可勝數近世

亦有郭天信之流受賂薦人至于卿相蓋其託卜

筮也若出於無心而不知其實有心也嗚呼戒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

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

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孟子前喪

踰過也公曰諾然倉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不見孟軻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

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後以五

鼎與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

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臣按小人之譏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說

以眩惑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

倉規知甘意乃以孟子後喪踰前喪毀之謂甘言

毋薄公於禮義為有愆也平公果感其言不復行
見蓋真以臧倉之毀為然也小人之能轉移主意
類如此殊不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非於父母
有所厚薄由其貧富不同爾夫喪禮稱家之有無
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之厚薄視其力焉正所謂
禮也所謂義也烏得謂之踰哉樂正子之辨甚明
而終不能回平公之惑者以臧倉之言先入故也
小人誣善之辭豈不可畏也哉

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沮悅公孫開齊謂鄒忌曰公
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無
不進也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謂師不直前而鄒忌以

為然乃說王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
開乃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
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吉否大事謂卜者出因令人捕
卜者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臣按公孫開此謀可謂淺矣豈有謀叛其君而卜
於市者哉威王明主也儻田忌出而與辨其事必
直而鄒忌屈矣何走之遽邪夫讒巧多端惟以理
察之則其誣可以坐照不然未有不墮其欺者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數破走秦軍王
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
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

與顏聚代將殺牧廢尚後五日射擊破越虜王遷

臣按郭開受秦金而讒李牧卒以亡趙蓋內有讒
邪嗜利之臣然後敵間得行兵法之所謂內間者
人主不察鮮不墮其機者

屈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亂
嫻於辭令嫻音閑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
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書令屈原屬草彙未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
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
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

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
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臣按楚懷王之於屈平知其賢而任之矣一聞上
官大夫之讒遽怒而疏之何邪人君之患莫大於
與臣下爭能方王之使平草憲令也意必假手於
平而族其成以為已出上官大夫窺見此指故讒
之於王謂平以此矜眾而伐功是正觸王之所忌
也平之見疏也宜哉大抵姦人之欲激怒其君者
必覘上意之所忌屈平之見疏由上官大夫以王
之所忌而激怒之也夫惟聖明之君德度如天媚
之而不意激之而不怒若其庶免於讒賊之害也

漢武帝時頃異以廉直至九卿上與御史大夫張湯
白鹿皮幣問其異曰今王侯朝貢以蒼璧直數千而其
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以湯又與有隙及
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
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
言而腹非非謂非毀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則也
言自是遂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臣按胡寅曰腹誅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
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
觀其言明試以考其功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
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今乃探其心腹之隱

而罪之夫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
驗今指孝子曰爾欲悖父指忠臣曰爾欲背君指
廉士曰爾欲爲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爲盜賊爾雖
未言未爲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
殺邪夫管蔡將叛周公不知而張湯乃能隔皮肉
骨血見人順逆之情吁亦異矣孔子曰不逆詐不
億不信其於宰子曰吾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
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逆探臆變之法後之人臣
不幸有遭腹誅之讒者明之其尚察之

漢武帝天漢末天漢年趙人江充爲趙敬肅王客得罪
於太子丹王遣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

入見竒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
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禁劾無所避上以為忠
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
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充不聽遂白奏上
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其愛之備后及長仁恕溫
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等皆生子皇
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每行幸以後事付
太子有所平決還白其最最凡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
上用法嚴多任深刻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反音雖得
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群臣寬厚者皆附太子而

深刻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
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
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宫人太子知
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失輒增
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
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泣涕處而佯語笑上恠
之微問知其情乃誅融是時方士及神巫多聚京師率
皆左道惑眾女巫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
人祭祀之因妬忌更相告訐上怒所然後宮延及大臣
死者數百人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仗欲擊
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吉勿忽善志江充自以與上

子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太子所託臣是為姦言
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使入宮
掘地求蠱充云於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不道
當奏聞少傅石德懼并誅因謂太子曰巫與使者掘地
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
收補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與家
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
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
得無罪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之甚急太子計不知所
出遂從德計收補充等自臨斬之使舍人持節入宮白
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

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心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
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
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
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引兵至長樂西闕下逢
丞相軍合戰太子兵敗出亡東至湖墜泉鳩里主人家
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并遇
害後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
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上大
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
不然此高廟神靈使教我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
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第不望思之

於湖天下聞而免之

臣按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右太子寵浸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與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之為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之於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塞其失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譖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泯焉不問遽增太子宫人以媿之

是則浸潤之潛膚受之朔行矣自今小人為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一也太子無它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方常融之譖猶能微察其情偽之誅黜蓋父子之情未盡萬塞故也其後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至此欲無讒間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焉是其仇憾有素帝治巫蠱之獄不屬之它人而屬之充以傾險之人挾仇憾之意則其致釁於太子必矣而帝尊下之察是豈

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不其失四然四者其
事爾而本源實出於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嬖
盛而庶孽蕃愛憎之意既形儲副之位安得而定
惟其多惑也故溺於方士巫覡之說精神意慮久
已昏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之於是妖言煽於外
妖夢感於內巫蠱之事由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
正心之言銘諸盤杆朝夕是形顯安有是哉江充
讒賊小人其情無足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庶來
者有所儆云

漢哀帝時中山王箕子中山國名有昔病也祖母馮
太后馮太后中山王母亦稱太后自養視數為禱祠解解

人言責謝也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謁者官名由素有狂易病

所謂病風喪心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尚書

官名責其何故擅去令其書於簿也由心因証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傳

太后傳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
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治之受傳太后指証
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王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
等死者十八人參馮太后弟張由以先告封侯 史臣

班固曰詩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
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罪不能自免哀哉
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經曰心之憂之涕既墮
之馮參弟亦云悲矣

臣按張山社詛之諸特效以自解其見命擅去之
罪耳使文帝能遣外朝臣之知大體者訊之則其
誣立見矣而傳太后乃以官忌諱意指以成其獄
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告者乃有
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而母后以私
意殺諸侯王之祖母與外戚之賢者未幾傳氏一
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斯之謂矣班固
之言至今讀之猶使人隕涕也

漢安帝時揚震為太尉持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伯
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屬託
州郡傾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起園宅

鷹觀役費無數震致上疏切諫帝不平之而豐等皆側
目憤怨尋有河間男子名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
收考詔獄震復上書救之帝不省竟誅騰豐等遂共譖
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名震帝遣使者收震印綬豐等
復譖之詔遣還本郡震行至城西乃慷慨謂其諸子門
人曰吾蒙只居上司疾茲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傾
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醢卒

臣按樊豐之譏揚震曰名震亦猶石顯之譏蕭望
之曰怨望也怨在心未形於事未露於言顯與豐
曷從知之亦何異張湯之誣顏異曰此腹誅也探
腹心之名而加人以名之辜非名明之主其

臣按張山社詛之諸特效以自解其見命擅去之
罪耳使文帝能遣外朝臣之知大體者訊之則其
誣立見矣而傳太后乃以官忌諱意指以成其獄
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告者乃有
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而母后以私
意殺諸侯王之祖母與外戚之賢者未幾傳氏一
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斯之謂矣班固
之言至今讀之猶使人隕涕也

漢安帝時揚震為太尉持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伯
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屬託
州郡傾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起園宅

鷹觀役費無數震致上疏切諫帝不平之而豐等皆側
目憤怨尋有河間男子名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
收考詔獄震復上書救之帝不省竟誅騰豐等遂共譖
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對帝遣使者收震印綬豐等
復譖之詔遣還本郡震行至城西乃慷慨謂其諸子門
人曰吾蒙只居上司疾茲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傾
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醜卒

臣按樊豐之譏揚震曰怨對亦猶石顯之譏蕭望
之曰怨望也怨在心未形於事未露於言顯與豐
曷從知之亦何異張湯之誣顏異曰此腹誅也探
腹心之言而加人以援之舉非是明之主其

通

大也

然統稽首曰

會之徒信也

左右而言曰陞

天馬

按伐吳之

沮其議者也

諛天馬也

士璫之安待不

邪說也詩人

此尤不可以

齊王

陛下詔諸侯之曰

京師可乎

子不得立矣

臣

征東

今乃議寵錫齊王之物博士唐順之表稱
士一宜出外事過博士祭酒曹志志乃奏當如博士議
而覽之大怒免志官事等皆行廷尉糾罪攸辭數日歐
血薨初帝受攸其篤為荀馮笑所毒欲為身後之慮故
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
下歸之今自盡矣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以淚
而止

臣按武帝之於齊王攸

太后遺命俾友愛

之以介弟之親太女之

在於荀馮統之一

言何也蓋其為說曰百

外皆歸心齊王陛下

萬戚後太子不得立矣斯言一入武帝友愛之心

於定轉為猜忌臣下雖百象其能解乎又其說曰
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所以為不可則臣言驗
矣而詔命既出舉朝皆曰夫乃益帝之疑而實二
人之說也讒邪之徒巧以固主意豫設機
穿以待人言大抵如此原罪二由惠帝以昏庸
主器費言以凶險作配故也而二人實主之親賢
莫如齊王攸忠勳莫如張莖亦二人實傾之故史
臣譏其援朱均以貳極煽惑闕而偶震勉之力也
斃攸安費謂賈交勉讎張心滔楚費也無極過踰晉
伍也二五統之罪焉可謂略盡二人之情實矣故併
著云

晉惠帝愍懷太子濇也非賈后所生曰后母郭氏常愍后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與賈午等謀害之又侍中賈謐驕貴后讒也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謐譖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后也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太子長子庶太子為禱祀求福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宮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不能舞逼之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中其詞有太子醉迷不覺福以紙筆及章稱詔使書之其詞有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

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詐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妾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既視亦無所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尋殺之

臣按書具謚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

之邪抑它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惟
裴頡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
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
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
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為介書，既成則偽作介與富
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
仁祖之聖，其得免乎？
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者，曰
仁宗選
上為皇嗣，襄嘗沮之也。

上頗怒襄大臣歐陽脩為言

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

先朝有偽為臣疏請沙汰官者欲以激怒左右
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偽以傳聞乎

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偽為諫書以陷
鄒浩世降俗末情偽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買賣所
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為之况讒人之工於讒者
乎故因欺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讒雖有可
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之不然將有
不獲自明如欺懷者

北齊尚書省僕射趙彥伯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之

見必遙罵珽聞而怒之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常求
牧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怒之光性節儉
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
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入幕身不脫
介冑常為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賦北深為鄰敵所憚
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家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
長安咁字又曰高山不摧自崩高齊姓也柵木不扶自舉今
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百老
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
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
升者斛也百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

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
厥謠言甚可畏也遂在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
不滅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之與齊實為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律

光皆名將也然是時周主方明武帝賢能效職齊

君昏暴竊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於內社

珽以儉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之子也表

裏交煽肆為姦利斛律光以忠勞自奮實深嫉之

於是珽與提婆皆切齒之矣韋孝寬之謠所以傾

光也傾光所以傾齊也敵國相傾末世常態而珽

等又從而傾之是自傾其國也光死而周為之大

赦蓋曰莫予毒也。虜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昏主一不之察可勝歎哉。光之死財六年而周滅齊非周能滅之高緯君臣實自滅也。臣前嘗論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略同不可不察此一事而二者俱故錄之以爲千載之戒。

唐太宗即位以魏徵爲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居諫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謂今彥博在責證也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

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臣按魏證盡忠血隱非姦邪小人之所便也故設爲飛謗以間染之使太宗蓄之曾中不爲辨白則疑情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事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固非玉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證之枉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其益大矣然證之枉雖直而左右之爲讒者不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爲盡善也即此一事而言太宗之得有二其失有一人主可不鑒之哉

中與什同

魏澗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一并為書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陪所撰碑

臣按太宗之於魏證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所薦之人適抵罪誅帝遂以阿黨疑之疑情一生讒者遽垂之而入謂其錄諫藁以示史官有責已直彰君過之意雖帝之明不能不為之感於是停婚卜碑而眷寵衰矣夫原讒言之所以得入者由帝心先疑故也使帝聞讒者之言召遂良而質之

使誠有邪遂良固不敢隱若其無邪遂良亦豈肯厚誣言者之虛實於此乎不可揜矣帝乃蓄疑於中泯嘿不問視昔者命溫彥博按驗之時何其甚異也使無它日任遠之悔其尚得為明主乎帝未年征

遠不能成功其悔之數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勞賜其妻子

唐元宗開元中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雅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二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未幾罷璟相

四十三

臣按讒人之害君子亦多端矣環開元賢相也持
綱紀抑僥倖蓋近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
使優伶輩作戲以傾之恢諧笑謔似出無心而
元宗信之遽罷環相然則其使之者誰與曰是不
可知也以其時考之楊思勉以內侍貴幸而環不
與交言姜皎以舊勳寵昵而環斥其太盛王仁貞
后父也築墳過制而環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
除官過制而環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環者
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為之帝雖始初清明已溺
意教坊之樂爛以世俗樂教倡優雜伎得在左右
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規上之

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
未嘗直毀陰中之下矣魏洪簡將引元稹而誦
其詩於宮中唐穆宗時洪簡內臣之得者稹以此取相位是不薦之薦
也若優人之戲是不毀之毀也機穽之深計數
之巧孰此為甚然此不獨近倖為
我朝宣和中王黼蔡攸以大臣入侍禁中每曰謔
浪中人無不售者姦讒之技千古一律人主其可
以無心聽之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贄時苗蔡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臣
之言贄謂肅代時宰相宗世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
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請願之

輩多非信實之言列於中爲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須臾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受姦莫斯爲甚

臣按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蓋其爲言大抵非實若人主顯行辨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掩者故以陰肆中傷使人主自加譴怒則爲讒者無罪而被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嗚受禍者此其由也晉卿在肅代朝它無可紀然亦循謹恭順見稱于時雖因山陵斬攝冢字宜國威權初非已出安敢輕出不臣之言諸子命名與帝王同殆亦偶然非必

有意趙堯李舜未聞爲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讒曰以此誣之可謂冤矣使無陸贄之辯庸得免乎然竊等銜幸獲全而德宗之疑終不盡釋此其所以爲闇主也

我朝

仁皇時宋郊以名儒進用有讒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易名曰庠然

仁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爲

聖君與後之欲即讒說者其必以

仁皇爲法

唐敬宗初敬宗穆宗子也裴度自開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

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非衣裝字也天上有口被驅逐俗以口八又曰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諫官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言可見上雖年少采察其誣謗待度益厚未幾以度為司空平章事

臣按緋衣之謠必時人羨其平吳元濟之功以臣語歌之亦猶薛仁貴之定天山而有三箭之謠也逢吉等乃用以為謗蓋度自憲宗時已與逢吉相為水火憲宗始初清明銳意討叛則相度而黜逢吉及察功既成志為驕怠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又矣既歷三朝度之勲德愈茂而羣

邪媚疾其於仇讎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謗而張權輿者又從而詆之權輿與姦險相濟所謂八關十六子也而因謠言以傾大臣即祖珽之中斛律光者也高繼不察殺光而齊以王敬宗察之相度而唐以未亂吁來者其尚監茲

以上論檢邪罔上之情一證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三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四

格物致知之世二辨人

齊桓公末管仲病公問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自宮也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公用一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諸大夫也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臣按姦邪小人小人求寵於君必先有以順適其心使悅而親之然後可肆其惡易牙殺子以適君而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三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四

格物致知之世二辨人

齊桓公末管仲病公問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自宮也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公用一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諸大夫也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臣按姦邪小人小人求寵於君必先有以順適其心使悅而親之然後可肆其惡易牙殺子以適君而

威公悅之蓋曰是不私其子必能忠於我也開方背親以適君而威公悅之蓋曰是不私其親必能忠於我也孺子自宮以適君而威公悅之蓋曰是不愛其身必能忠於我也而不知入之情能愛其所愛而後能推之以及其所不愛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有子而殺之有親而背之有身而自殘之是於所愛者不之愛焉能愛其君於所厚者薄焉能厚其君其為此也特以順適君心而求濟所大欲爾豈其情也哉昔公有因放廢而知其可以託國者夫於一廢且不吝其仁可知是以可託之國也威公不察三子之情廼欲以為相管仲言之而

不聽遂授以柄卒之殺諸大夫而立公所不欲立之子者易牙孺子也殺孝公之子而立其不當立之弟者開方也齊國大亂垂三十年前日之適君者乃所以為賊君之地與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雍與麻同桑中有麻則外稷如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客所謂桑雍者便僻僻謂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柱法於外矣在猶也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俗謂瞻瞻食月謹備所曾而禍在於所愛

臣按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僻左右

之人與優愛孺子之益指建信而言也桑中有蠹則碾礪之形見外猶人受病於中而癰發於外也便辟佞幸之徒密近左右營惑君心君心蠹於內則言行之疵政事之失彰灼外者而不可揜矣夫君德清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沉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乘之以求所欲既得之於內則十二屈法以從之於外矣蓋大臣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日月之明而蟾蝓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蔽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憎惡則謹為之防於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威

能服勁楚卒之亂派者三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疆胡卒之滅秦者中山尉令高而非胡也蟾蝓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是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蝓託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為言也懇至其引喻也深切為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漢哀帝時郎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帝召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賢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詔作起大第木土之功窮極技巧下至僮僕亦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

物上第及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延其副也又封賢為高
安侯後又以為大司馬將寧時年二十二雖為三公
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哀帝崩太后冊免賢
即日自殺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
萬

臣按漢世佞倖之臣雖衆然其窮寵極貴未不知
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為媚以
自固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朝丞相王嘉以
為寵賢之應白虹奸日連陰不雨司隸鮑宣亦以
為寵賢之應夫人君親一嬖幸之臣而天為之示
戒如此可不懼哉熹之言曰宜深覽前世以節賢

寵全安其命宣亦曰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
離海內免遣就國如此父子可以終其性命二臣
之言惓惓懇懇非獨效忠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
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言而不聽方且擢賢以至
三公棟橈鼎覆曾莫之卹原帝之意豈非謂其柔
和巧媚非能為惡而不知陰忍之資操權擅事不
有不為害者漢業既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
蓋親佞嬖而遠仁賢其禍必至此也人主其亦懲
戒之哉

漢靈帝時將作畢圭靈 死 徒楊賜諫宜思夏禹卑
宮之意以尉下民之勞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

曰昔文王之困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帝以遠為之

臣按揚賜直臣也引夏禹以諍其君則靈帝未之信任之樂松佞臣也引文王以諛其君則信之蓋苦言難入而甘言易售故也夫文王之困百里初不經見而於傳則有之孟子方欲導齊王以與民同樂故其為說曰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至其舉文王之事以告時君則曰鰥寡孤獨謂之窮民發政施仁必先四者也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也文王之愛民如此故困雖大而民以為小此靈帝所問者

忠賢必將曰文王之仁政陛下能盡行之未邪如其未也願姑以愛民為急而緩其所以自奉者若是則有益於帝矣而芝松二臣乃妄引古義以悅其君所謂逢君之惡者也以帝之昏而濟之以二臣之佞其卒致禍敗也宜哉

北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湛慈諂百端寵愛凡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嘗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仁八臣何慮不辨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以官爵財用等分委大臣三四月一視朝須臾

復入唯耽聲色朝政日紊

臣按和士開之凌齊主即趙高李斯蠱二世之術也斯高以此云奉而士開亦以此云齊古人以燕安爲鳩毒飲鳩毒者必死而溺燕安者必云可不戒哉

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字士及從愛美歎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史臣曰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臣按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曰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七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无所

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臣
謂佞臣之害祖焉盡之抑士及之言有深為人君
之鳩毒者夫盛明之世忠謹盈朝言動少差箴敬
隨至貴為天子宜若無聊矣而每措身於至安至
榮之地昏亂之世譎諛塞耳窮侈縱欲下無敢言
貴為天子宜若適意矣而每措身於至危至難之
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如士及者亡隋之餘孽何
足多責所可惜者太宗知其佞而不知去之爾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三

佞幸之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後
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

市相與爭利物故騰踊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
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名往往縣置均輸
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
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
即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
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民不益富而
天下用饑是歲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
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士市列肆販物求利身弘羊天
乃雨

臣按洪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

上為天子歛然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
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

本朝熙寧間宰相王安石又祖洪羊故智立市易
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光關
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
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憂勞則秋旱不加賦
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
此乃桑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
明耳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
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是察之

唐元宗開元中戶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
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
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愁苦之及融既敗而楊慎
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
稍稍別置使以頌之

天寶初韋堅為使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堅引
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迪
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
成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舡數百艘遍榜郡名陳
郡中珍貨於舡背陝州隄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而
褐之紅袖首居前舡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
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

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更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戶部郎中王鉞為戶部使使上在位又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鉞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鉞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鉞務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

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恩幸日隆八載春三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粟帛動以千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為輕

賫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羨古今罕儔故上率群臣觀之賜釗金紫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按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鉞又終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培剋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鬼域而民之蠱賊也明皇以其奉已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蠱國跡也夫千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時之盛觀矣一旦人屋廬發人丘墓悲嗟慘感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天下之

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戶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百億萬之入以供上一費乎姦臣敢於欺罔而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宮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膏血肉也何忍以糞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騁兵府庫之藏悉為賊有而王鉞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於盜臣也吁可戒哉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

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實人無可償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寶鼎所增虛費吏人簿書而已又明年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奏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論上不許延齡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亦夫聞者延齡處疑上亦頗知其誕妄徒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宰臣陸贄上書極陳其姦詐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

歛然為匪躬以及替服讒為尺節迹其姦妬日長月滋
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
甫西西更為課績命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
兒戲三曰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
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
厚未幾罷贊相又貶為忠州別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
賀上獨悼惜之

臣按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創間架陌錢之法
以此致亂幾於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
信而用之迹其欺罔之言初不難察以不可索之
錢為可索以見在之錢為羨餘使帝命近臣之公

清者嘗而覈之則欺罔立敗矣左藏雖富安得有
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之雜貨委棄于糞土中至
是始出乎使帝亦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
欺罔又敗矣况是時以職守相關而證其姦者有
人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帝皆不之省也蓋姦
人之術有以蠱蕩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亦可哀
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
為其忠而帝卒之至于歿身不復收召范祖禹
謂德宗之性明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四聖臨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四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格物致知之典三審治

舜典象以典刑象如周禮治象形象之象典當流宥五

刑宥寬也鞭作官刑官刑以鞭為治扑作教刑扑撻楚也不勤

金作贖刑金黃全謂入青災肆赦青災肆赦怙終賊刑青過也

肆緩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之必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敬也

流共工于幽州此放驩堯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西

殛鯀于山東四罪而八下咸服

按此帝舜攝刑事也象以典刑謂揭常刑之

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刑刑

之重者也罪雖重而情可矜則宥之以流皆流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四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格物致知之典三審治

舜典象以典刑象如周禮治象形象之象典當流宥五

刑宥寬也鞭作官刑官刑以鞭為治扑作教刑扑撻楚也不勤

金作贖刑金黃全謂入青災肆赦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怙終賊刑皆過也

肆緩過而有當當緩赦之怙之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敬也

流共工于幽州此放驩堯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西

殛鯀于山東四罪而天下咸服

按此帝舜攝刑事也象以典刑謂揭常刑之

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刑刑

之重者也罪雖重而情可矜則宥之以流皆流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鞭扑刑之輕者也過本輕而情又可原則許之以贖贖去赦無幾矣不即赦而猶贖者過雖輕猶欲

六知海也遽赦

刑悔無從生矣過誤致災愿民

幸者也故赦之此所謂聖人之仁負恃固悛

殺民之無良者也故刑之此所謂聖人之義春生

秋殺一出無心而欽哉欽哉未嘗不惟刑之恤也

曰欽曰恤之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

一事爾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

宥既仁之至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所

罪者四人而天下無不服者非舜刑之天下實刑

之也流放竄殛舊說以為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

於市於朝而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今之

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今之羈管編隸故我

太祖皇帝因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竄

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嗚呼此真所謂異世同心者

歟

帝曰黎臣黎民阻飢阻厄汝后稷農官播時百穀播布

帝曰黎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

順汝也徒掌教敬敬教教在寬敬者敬其事也五教

夫婦別衣幼有序帝曰臯陶蠻夷猾夏猾亂也

冠賊姦在外曰姦兇在外曰兇汝作士士理五刑有服

其罪服謂服五服三就於市此其繁耳若官辟則下蓋室餘

刑亦不就屏也五流有宅宅居五宅三居大罪曰裔次

者不皆指市也五流有宅宅居五宅三居九州之外次

千里惟明克允

按舜之命官心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蓋

六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乃

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前

章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

者聖人用刑之法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干犯汝作士明于五

刑以弼五教弼輔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也

也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罔無也臨下以簡御

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

惟乃之休

惟乃之休

惟乃之休

臣按帝舜以民協于中為臯陶之功臯陶以民之

不犯為帝舜之德君臣之間豈虛相稱美哉舜之

判刑也特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而其用刑也本期

於無刑臯陶為士師之官能體舜此心明其刑

八使為臣庶言無復干上之政而民亦遷善

以美之也臯陶則謂此皆帝之德而非臣之功蓋

其臨下則簡而不煩御衆則寬而不迫父罪不及

其臨下則簡而不煩御衆則寬而不迫父罪不及

其臨下則簡而不煩御衆則寬而不迫父罪不及

其子惡惡之短也賞其身又延于世善善之長也
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前所
謂八肆赦帖也刑也罪之疑則從輕功之疑
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濫及無辜寧姑宥
之而有虧常典聖人之心惟恐殺一不辜以傷吾
天地之仁此所謂好生之德也惟帝好生之德洽
于民心故其民亦自愛其生無復犯有司之法者
詳味洽之一辭則其沉涵漸漬入人之深豈一朝
一夕之力哉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皋陶但以
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爾然則德未

至於舜者其可自滿乎皋陶既誦帝之德帝復稱
皋陶之美蓋其褒贊之中未嘗無勉勵之意此所
以為舜之君臣也

子曰道之以政道也齊之以刑齊一也民免而無恥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至也

臣安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於罪而無所媿
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恥而且至於善

季康 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對曰一政焉用殺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於民性本善為善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

者以殺爲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君子之德如風
之動物小人之德如草之從風未有風行而草不
動者木上有上好而民不善者

漢文

實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

然也聖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
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
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
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
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
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
訟乎爲人主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

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
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
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
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
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
以德教者德治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
風言 秦王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
孫也 同然而湯武 興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
秦七 天下十餘載 大敗此云他故矣湯武之定取
舍審而余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
置器置則安處則危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云

以異在八子之所出是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
異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
天下所共聞也秦王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云一有
而死一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
此一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
言之定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
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
以觀之也

臣按商之刑制不見於經獨觀伊尹之稱湯曰代
虐以寬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姦慘
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

而已若周之刑制則具見於周官大司徒以八刑
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
姍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祇以爲
教也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曰刑
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焉平者其常而重
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親有議故
議賢能功勤若貴若寘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
也司刺掌三宥二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
心者亦宥幼者赦老耄者赦蠢愚者亦赦未
嘗不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配有虞成康
之出刑措不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

者以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
棄於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始皇既并
戎六國自以水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
以仁恩和義於人急法久者不赦又用李斯之
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專任獄吏得
親幸用事凡誦法孔子者皆重法繩之至二世用
趙高謀行誅大臣及諸宗室以罪過連逮近官宿
衛無得免者而六公子戮死於社又用李斯謀行
督責之術凡殺人多者爲良吏此所謂置天下於
刑法者也而周之享國八百餘年秦之三也纔及
二世誼之所謂明效大驗者豈虛言哉漢文本

寬仁之君而又施行賈誼之策專務以德化民斷
獄四百幾致刑錯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
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於商周後世
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後世人主可不監
歟

武帝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曰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
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
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
正王治之端云爾然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是故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

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
陽出布他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
陽不得陰之助亦不化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
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
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
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
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
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按仲舒以春秋之學推明王者任德不任刑之
意可謂善矣然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其功一
也陰雖伏於大冬乃所以為造化之本蓋非正無

以為元不闔无以為闔伏藏於冬而後能發育於
春然則以陰居冬為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殆未然
也然方武帝即位之初英武明斷仲舒逆慮其有
任刑之失故奉天道明王道以啓其好生惡殺之
心則仲舒之言真武帝之箴砭也其後張湯趙禹
之徒進而見知故縱之法行卒以任刑流毒海內
仲舒其知言哉

宣帝時政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
之更是也秦之時羞小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
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
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會譽言諛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
顛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
亂之也天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
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
上下相毆以刻爲名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
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
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
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
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
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
周内之蓋美當之成雖咎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

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爲獄議不
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
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
所謂一尚存者也上深愍焉延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
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
興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
薄其爲致廷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
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平季
秋後請獻時上常幸宣室憲居而決事宣室殿名在前殿之側齋則居
獄刑嗚爲平矣

臣拱溫舒之論雖專爲獄吏發其實則譏當時之

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毆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邪。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為吏期於不對此十餘言者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奸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為獄猶不可入况真獄乎。刻木為吏猶不可對况真吏乎。溫舒之言至深悲痛於是宣帝為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

言者然其為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為世所譏而史臣書之曰獄刑號為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

盜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命賊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傳此法

臣按隋文制刑以戢盜非不嚴也而盜卒不能戢

法終不可行至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其失其得可以鑑矣

帝嘗乘怒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雖云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臣按隋文謂六月必有雷霆不知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於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擊之也隋文徒欲以辯口折人而文其暴怒之私不知昧於

天道亦已甚矣及唐正觀改定律令自春及秋禁行死刑然後得古者刑以秋冬之意惟其有仁暴之異所以為治亂之分歟

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筆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

臣按隋煬之用刑或先截其舌太宗之用刑至不忍筆其背此煬之惡所以浮於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於湯武與

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為好德病狂瞽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

實太宗怒遽斬蘊。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二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更生，決囚雖二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戒膳之意。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安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臣按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如彼；而太宗用刑之寬，如此。隋甫再傳而失天下，唐之享國幾三百年，天於仁暴之私亦甚明矣。賈誼以周秦並言，臣今亦以隋唐併論，庶足爲方來之鑑乎。

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輕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暴亂之世，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

朕失人心也

臣按憲宗能從李絳之言亦由太宗能納魏證之說也是以元和之治庶幾正觀姦邪小人用意刻薄每每以嚴刑峻法導人主斯高之於二世是也憲宗察于頔之姦其欲使以失人心其可謂明也矣

以上論德刑先後之分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六

格物致知之要三體審治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按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

朕失人心也

臣按憲宗能從李絳之言亦由太宗能納魏證之說也是以元和之治庶幾正觀姦邪小人用意刻薄每每以嚴刑峻法導人主斯高之於二世是也憲宗察于頔之姦其欲使以失人心其可謂明也矣

以上論德刑先後之分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六

格物致知之要三體審治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按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

秋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當然之正理爲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而不可以利爲心若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爭相求利國安得不危蓋以仁義爲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爲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殊盡攘上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篡弒之事與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非強之使然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

親義者宜也宜莫先於尊君舉世之人皆由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爲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曰國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推言求利之弊至於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前聖後賢所以回利欲之瀾而杜爭奪之隙者如出一口爲國者其審圖之

宋樞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

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臣按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荀子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勝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

不息雞豚冢鄉不化落冢長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取積藏

臣按荀卿之論美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是未知人之本性也性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我角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心者以其秉彝之善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不能去民之利心則所謂黎民於變者果何事耶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謂遷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蝨賊不可有也聖賢

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善其化民也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為治曾謂堯舜之民而猶有利心邪卿以人性為惡故其論若此臣不得以不辯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泆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推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豐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閑利門而民猶爲非况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

四卷共存叁拾柒頁半

